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

起四年三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辛巳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

靺鞨有七種粟

末靺鞨居最南本附高麗隋煬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城新志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突地稽附書作度地稽太子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劉仝成亦降建成詐稱增置州縣

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

考異曰寶錄前言四千餘戶後云六千餘計蓋前言戶後言口也

合成覺變亡奔梁師都 行軍

總管劉世讓攻寶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

將入寇上召世讓還寶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上遙

除名振永安令

新志平恩縣屬洛州又所領雞澤縣有普樂縣寶建德平後廢入雞澤永年漢唐平縣也隋仁壽元年改曰永

年帶洛州

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

舊志鄴縣屬相州後魏于鄴置相州周末尉遲迥既

平乃焚鄴以安陽爲相州理所屬

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

闕婦人乳有漣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爲之飯僧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

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

頡利曰昔啟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

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

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甯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

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汾陰縣本屬蒲州時爲秦州治所

唐兵圍

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一疋直鹽

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

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腳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

入宮城也

見一百八十三卷義甯元年

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

糠覈不充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京師人謂麤屑爲紇頭

尙書郎以下親自負戴往往

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

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於酸棗

酸棗

縣隋屬鄭州此時屬東梁州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卻之竇建德

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

滎陽縣屬鄭州陽翟縣隋屬汝州時屬嵩

州水陸竝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辨遣

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

原築壘板渚

成皋卽虎牢東原卽東廣武水經河水過成皋而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

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

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

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

以拒之

唐諱虎改虎牢爲武牢

伺閒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依據

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

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援

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

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

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
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破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
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
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
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
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
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
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驅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
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并力其勢必彊何
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
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

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

鞏在東都之東一百一十里時世民

大軍據都城西北以臨世充而圍之故出兵向武牢歷北邙抵河陽而趨鞏

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

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

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畱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

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

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

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吾秦王也引

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

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

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

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亦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

逡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

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

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王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

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

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兵法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良非上

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左傳隨武子曰前茅慮無杜預注云軍行前有斥候隨伏茅明也備慮有無也

或曰以茅爲旌識郊勞未通能無懷愧古者諸侯相見有郊勞之禮言建德來救世充阻於唐兵使命不得

通也補註郊勞未通世民自謙之詞非指世充也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欲使之擇善而從若不

獲命恐雖悔難追立秦王世民之子秦爲衛王夏四月己丑

豐州總管張長遜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遜久居豐州爲突厥所

厚非國家之利長遜聞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

高祖武德四年

長遜帥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侯將軍益州行臺左僕射寶軌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

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 壬寅王世充騎將

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

戰死 太子還長安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洛州河陰

縣古平陰也王世充當於此置平州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

表裏寇并州上遣大常卿鄭元璠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

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璠毒之畱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

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畱之又畱左驍衛大將軍長

孫順德上怒亦畱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甲寅封皇子元方爲

周王元禮爲鄭王元嘉爲宋王元則爲荊王元茂爲越王 寶建

德迫於武牢不得進雷屯累月

考異曰舊唐書停雷七十餘日新書六十餘日按二月戊午沈悅始以

武牢降唐至五月己未建德敗纔六十二日若沈悅今日降唐則日建德即至亦不能自固又吳兢太宗勳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

十二萬次於酸棗去敗纔四十一日故但云雷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

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

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

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

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

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

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

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

德乃謝敬曰今眾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

可違也

敬蓋爲建德國子祭酒

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

山北

建德鄆州時在山南并代汾晉皆山北也

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

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

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

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蕘牧馬於河北

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

此西廣武也

察敵形

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眾

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

水經注汜水南

出浮戲山亦謂之方山北連虎牢城東又北流注于河

互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

將數騎升高邱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

而醫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
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
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
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劇戲也今俗謂戲爲劇世民遣王君廓
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
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迴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眞良
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
不從與高甌生梁方建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衆無敢
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
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
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

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進退之閒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元挺身陷陣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益勵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槩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槩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

言得我以獻
則富貴也

武威下擒之

下馬擒之也

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

曰我自討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鋒建德
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卽
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
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慚建德假仁義禮賢才寬容納諫
故物望歸之然頗信讒其大將王伏寶勇略冠軍中羣帥疾之言
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臨刑曰我無罪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其
左右手乎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信讒殺之由此政教遂衰
以至於敗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甲
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
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

此漢魏故
都之城也

亞將趙季卿

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

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

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

欲走襄陽就王宏烈王泰

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

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

考異曰舊書世充傳云諸將皆不答今從河洛記

丙寅

世充素服率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

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

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

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元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

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復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

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雲丹薛德言楊汪孟

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汪郭士衡董叡張童仁王德仁朱粲郭

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

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俾以贖之世

民不許

考異曰舊傳云高祖不許按太宗得洛城卽誅雄信何嘗稟命於高祖蓋太宗時史臣敘高祖時事有不厭眾心者

皆稱高祖之命以掩太宗之失如屠夏縣之類皆是也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

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我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許

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

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不負昔誓也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

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

士民無罪爲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誄之初秦王府屬

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

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無怨色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涕

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

門之內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爲之請於世民淹

得免死秦王世民坐閭闔門晉都洛陽其城西面北來第三門曰閭闔隋營新都唐六典所載都城皇

城宮城苑城諸門皆無閭闔蓋唐改之也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

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

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

卒於家年八十二秦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

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唐六典東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乾

陽殿唐後於此起乾元殿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門蓋隋之則天門也唐六典曰毀建國門隋志東都城南面二門正南曰建國

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畱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服也前

真定令周法明真定縣隋帶恆山郡唐改郡爲恆州法尚之弟也隋末結客襲據黃

梅隋志黃梅縣舊曰永興開皇初改曰新蔡十八年改曰黃梅因黃梅山以名縣也劉陶曰黃梅漢新蔡縣地宋分置新蔡郡隋
爲縣屬新蔡郡遣族子孝節攻新蔡改爲西陽又改爲新陽梁改曰新水
後齊改曰青昌隋開皇十八年復曰新蔡兄子紹則攻安陸分置安陸郡梁置南司
州西魏置安州子紹德攻沔陽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後周
隋復爲安陸郡子紹德攻沔陽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後周
郡皆拔之庚午以四郡來降 壬申齊善行以沔相魏等州來降
考異曰革命記云五月七日善行等至沔州實錄云壬申沔相魏
等州降者蓋降使到之日也月末又云裴矩等以八璽降蓋璽到
之日也時竇建德餘眾走至沔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
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
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
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
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遣毒於民不若委心請

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字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於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秦王所統置左三府右三府各有統仍厚賜之初竇建德之誅字文化及也字文士及妻隋南陽公主沒在軍中建德引見與語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時公主有子曰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虎賁郎將於士澄問之曰於姓也化及大逆兄弟之子皆當從坐若不能捨禪師當相爲留之公主泣曰虎賁既隋室貴臣茲事何須見問建德乃殺

之公主尋請爲尼及建德敗公主將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可士及止於戶外請復爲夫婦公主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公主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歸于宇文氏以謹肅聞士及父述病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人稱其有禮至是自絕於夫家人益稱其知義 乙亥以周法明爲黃州總管 黃州治黃岡縣漢江夏郡西陵縣地齊曰南安又置齊安郡隋置黃州尋改永安郡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寶建德博州刺史馮士

羨 隋志武陽郡聊城縣 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

開皇十六年置博州

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己卯代州總管李大恩擊苑君璋破之

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

戊子卒於道 戊戌孟海公餘黨蔣善合以鄆州孟噉鬼以曹州

來降鄆州隋之東平郡曹州隋之濟陰郡噉鬼海公之從兄也 庚子營州人石世

則執總管晉文衍營州隋之遼西郡舉州叛奉昧羈突地稽為主 黃州

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蕭銑蓋亦置安州于安陸郡界獲其總管馬貴遷

乙巳以右驍衛將軍盛彥師爲宋州總管安撫河南 乙卯海

州賊帥臧君相以五州來降拜海州總管海州隋志之東海郡宋白曰魏武定七年置海

州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宏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

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襄州隋志之襄陽郡宋白曰襄州春秋穀鄧鄧盧羅都之地秦爲南陽郡地魏

置襄陽郡以其地在襄山之陽也江左置雍州西魏改襄州 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

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

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爲諫議大夫

考異曰舊本紀及唐歷年代記唐會要皆云五年六月置

諫議大夫按世長自諫議歷陝州留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四年十一月已後十八學士據舊職官志四年置諫議大夫今從之余

按唐大典秦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議字北齊集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氏門下省亦置諫議大夫七人四年以前唐未及置今始

置嘗從校獵高陵

如酒曰合軍聚眾有幡皮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師古曰如說非也此

校謂以木相貫穿爲關校耳按人職云六廢成校是則以遮關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隔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

本因部校此無預也原父曰予謂校讀如大獲禽獸上顧羣臣曰犯而不校亦競逐獵也高陵縣屬京兆府

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

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作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

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上曰卿諫似直而實

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
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
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
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世長機辯
有學然性頗矯飾嘗爲陝州刺史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
躬行咎自撻于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
走觀者咸笑其不愜 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

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

部鼓吹

鼓吹軍樂也漢制萬人將軍得之司馬法軍中有鼓笛所
以發壯勇辭屈正曰義鏡問鼓吹十二案合于何所答云

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張騫
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鼓吹
清商令二人各又有調鼓金鉦大鼓
長鳴歌簫笛笛合爲鼓吹十二案 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

服物獻于太廟

攷異曰李勣傳云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

飲至之禮以饗之

左傳歸而飲至以饗軍官杜預注曰

乙丑高句

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上見王世充而數之世充

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

子姪處蜀斬竇建德於市

兩錄神異錄云建德嘗發鄴中一墓開棺見一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年二

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漢之似有氣息乃收養之三日而生能

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殯后在鄴死葬于此命當更生無家屬可

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雖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

甚寵愛之至是建德滅秦王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

黃壤且三百年非費公何以得見天日

今費公已死妾不忍獨生遂歎恨而卒

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

百姓給復一年陝鼎函號虞芮六州轉輸勞費

陝州治陝宏農縣本隋宏農郡義甯

元年曰鳳林館宏農關鄉湖城武德元年曰鼎州因鼎湖為名武
德三年以永甯嶠置函州又義甯元年分盧氏長水扶林置紫郡
武德元年曰號州義甯元年以安邑虞鄉夏翟安邑
郡武德元年曰虞州二年以芮城河北永樂置芮州
幽州管內久

隔寇戎竝給復二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既下而王寶

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

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是自違本心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尙蒙

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廩

舍按雍錄都城坊里圖雍州廩舍後爲京兆府在光德坊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

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脩德等殺之武德二年

正月獨孤機兄弟爲世充所殺故脩德報仇詔免脩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

謀反誅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

初行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銖按漢書律歷志權輕重者不失黍

二銖四銖二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

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其文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

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又謂之開通元寶錢

撰其文者撰爲八分篆隸三體考異

日薛瑄唐聖運圖云利進順樣文德皇后始一甲故錢上有甲痕云凌璠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按時寶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

皆不取誦貌雖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傳尤精三

史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冠高麗甚

重其書嘗遣使求之上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

固謂其人魁梧奇偉者耶詢嘗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視之良

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伫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以

屈突通爲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洛陽以淮陽王道元爲洛州

總管李世勣父蓋竟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魏徵亦得歸太子聞

其名引爲洗馬

李蓋魏徵被虜見百八十七卷武德二年十月

寶軌還益州

自平洛還軌將

兵征討或經旬月不解甲性嚴酷將佐有犯無貴賤立斬之每誡

家僮不得出外忽遣奴就官廚取漿既而悔之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并斬之鞭撻吏民常流血滿庭所部重足屏息 癸酉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自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 河北旣平上以陳君賓爲洛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洛州欲使分鎮東方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爲慰撫大使就洛州選補山東州縣官實建德之收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洛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遼單雄信等

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
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
夏王卽殺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
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
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
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
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共飲
食定計聚眾得百人甲戌襲漳南縣據之考異曰革命記七月二
十七日黑闥立黑闥爲漢
東王建元天造卽入漳南城鎮縣官於獄發使告貝州及諸鎮成
等云今漢東王爲夏王起義兵於漳南請軍會戰今據寶符甲戌
七月十九日又黑闥陷相州乃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尙書省
稱王改元在五年正月今不取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魏冀定

滄竝置總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辛

巳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之

郡音苦

孟海公與寶

建德同伏誅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

新志武德四年以曹州之成武宋州之單父楚邱置

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以禹城令蔣善合爲腹心

禹城縣屬

齊州隋之祝阿也新舊志皆云天寶元年改祝阿爲禹城此時未

有禹城當考又前書蔣善合以鄆州來降此以禹城令書之亦未

知爲誰所命也善合與其左右同謀斬之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丁

亥命太子安撫北邊 丁酉劉黑闥陷鄒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

刺史戴元祥與賊皆敗死黑闥悉取其餘眾及器械寶建德舊黨

稍稍出歸之眾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與兵之意自

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

元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癸卯突厥寇代

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

崞縣屬代州

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眾少據城自守

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上以南方寇盜尙多丙午以左武侯將

軍張鎮周爲淮南道行軍總管大將軍陳智略爲嶺南道行軍總

管鎮撫之丁未劉黑闥陷歷亭

舊志歷亭漢東陽地隋開皇十六年分鄆縣置隋志曰分武城

置時屬貝州

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初洛陽旣平

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

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

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克郛陳杞伊洛曹戴等入州豪右皆

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

舊志虞城縣屬宋州隋分下邑

縣置時置東虞州

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

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

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

至宋州屬圓朗反

宋州治睢陽時爲宋城縣

副使柳潒勸瓌退保汴州

宋州西至汴州

二百八

十五里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圓朗又攻陷

楚耶

楚耶縣後魏之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更名焉屬戴州

引兵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

公謹自鄆陵帥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

鄆陵縣時屬洧州

潒曰樞

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爲變瓌不應樞至

虞城分配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斬

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各殺其質子樞不禁梟其首於門外遣

使白瓌瓌陽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何罪而

殺之退謂潒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人旣殺質子與賊深仇

吾何患乎賊攻處城果不克而去 初竇建德以鄱陽崔元逵爲

深州刺史

鄱陽縣屬魏州隋開皇十六年以定州安平置深州大業初廢新志武德四年以定州之安平瀛州之安陽屬

深州蓋竇建德

及劉黑闥反元逵與其黨數十人謀於野伏甲士

於車中以禾覆其上直入聽事自禾中呼譟而出執刺史裴晞殺

之傳首黑闥

九月乙卯文登賊帥淳于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爲

刺史

文登本漢牟平縣地後齊置文登縣因文登山而名隋志屬東萊郡時置登州兼領萊州之觀陽縣

突厥寇

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

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隋末欽州賊汪

華據黔欽等五州有眾一萬

欽州本新安郡隋平陳置欽州黔欽二縣屬焉。黔音伊

自稱吳

王甲子遣使來降拜欽州總管 隋末弋陽盧祖尚糾合壯士以

衛鄉里部分嚴整羣盜畏之及煬帝遇弒鄉人奉之爲光州刺史

弋陽漢縣南齊時年十九奉表於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尙來

為郡梁置光州降丙子以祖尙為光州總管考異曰實錄丙子以光州豪右盧祖

尙遂舉州歸款而實錄至此始見之己卯詔括天下戶口徐

圓朗寇濟州治中吳伋諭擊走之濟州隋之濟北郡漢置州刺史其屬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自

是兩官唐武德元年改郡太守曰州刺史郡丞曰別駕未嘗置治中今書濟州治中吳伋論豈即以別駕為治中邪下文又書徐圓

明昌州治中蓋此時官僭猶未定于一癸未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

孫相承多歷年所良可哀愍宜並蠲除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

流入流者為勿更追集甲申薊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

道恭仁之弟也楊恭仁時鎮涼州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荆湘

道行軍總管荆州南郡湘州長沙郡荆湘道以南李靖攝行軍長

史統十二總管自薊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荆郢道行軍元

帥出襄州道

鄂州隋之竟陵郡

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

舊志漢辰陽縣隋改辰州

為辰溪縣仍分置沅陵縣沅陵郡唐改為辰州以沅陵為理所

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

夏口即漢

口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蘄州時峽江方漲

蜀江運三峽謂之峽江

諸將請

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

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淮安

王神通將關內兵至蘄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邗洛相魏恆趙等兵

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眾少依

隄單行而陳以當之

宋白曰饒陽漢縣在饒河之陽今縣東北二十里饒陽故城是也齊天保五年移于今理

按饒陽縣則魏虜渠口置虜口鎮于此後為縣理

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

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犇

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棗城

棗城縣本屬恆州時屬廉州

黑闥就擊之藝亦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七

思補樓

辭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

黑闥兵勢大振 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

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陝

東道大行臺尙書令增邑二萬戶

唐爵九等王食邑萬戶今倍之

仍開天策府置

官屬以齊王元吉爲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

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

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

勛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

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僧郁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

敬宗竝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

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

分乃寢又使庫直閭立本圖像

庫直親事府

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

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自來相傳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人不能至至則

成仙矣故以爲喻

允恭大寶之弟子元敬收之從子相時師古之弟立本

毗之子也初杜如晦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

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

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卽奏

爲府屬如晦與元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

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

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元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爲世民盡死力

世民嘗曰昔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我之有元齡猶光武之有

鄧禹也世民每令元齡入奏事上歎曰元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

里皆如面談李元道當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祇服其識暈辭收以父道衡死於非命誓不仕隋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乃歸國收與元敬及族兄德音齊名號河東三鳳時收與杜房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而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李守素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戎華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肉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族次第如流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能復答歎曰肉譜定可畏昔任彥昇善談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倉曹可稱人物志矣孔穎達博學多通兼善算歷隋煬帝嘗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

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冠時穎達年最少先輩宿儒恥出其

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蓋文達博涉經史性方雅美姿

貌有士君子之風冀州刺史竇抗嘗集諸生講論時大儒劉焯

焯又音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依經辯舉皆出諸儒意表抗大

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

師抗曰可謂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刺

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

隋以東光縣置觀州大業初廢武德四年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

魯山來降

隋平陳以江夏郡置鄂州治江南之江夏大業初復爲郡蕭銑蓋置州於魯山趙郡王孝恭

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其

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

蕭銑置宜都鎮於峽州夷道縣夷陵縣帶峽州

銑將文士宏將

精兵數萬屯清江

按水經注清江卽俱山夷水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吳分漢南郡之

巫縣立沙渠縣後周於縣立施州

清江郡隋廢郡及州爲清江縣

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

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

自清江而東過歸州峽州而後至百里洲

士宏收

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

百里洲在枝江縣江中江水至此分流出百里洲北而東流者因謂之北江

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

梁以漢東道縣置宜都郡邵宜昌縣後周置江州隋廢爲巴山縣

屬清江郡蕭銑蓋

後置江州於此

毛州刺史趙元愷

魏州館陶縣舊置毛州隋大業初州廢寶建德復置

唐因之領魏州之館陶冠氏博州之堂邑貝州之臨清清水

性嚴急下堪不命丁卯州民董燈

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盛彥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

因說靑萊密諸州皆下之

萊州東萊郡後魏之光州也密州高密郡後魏之膠州也

蕭銑之

罷兵營農也

見上卷三年

纔畱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宏敗大懼

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

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

且泊南岸

江陵南岸即馬頭岸

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

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并力死戰

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

趣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

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

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

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

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

吾懸軍深入若

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

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

覬覦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刺

史邱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
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
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
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於
太廟下令開門出降考異曰高祖實錄癸巳趙郡王孝恭與蕭銑
將文士宏相遇於清江台口擊之獲其戰艦
千餘艘下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四縣舊書孝恭傳攻其水城克之
所得船散于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
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蠻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
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衆
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
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破江而下果狐疑不
敢輕進太宗實錄孝恭傳進師至清江銑遣其將文士宏以兵拒
戰擊走之追奔至于百里洲士宏收兵復戰又敗之追入北江銑
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淫說難與爭鋒今新失
荊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
必兩分畱轄兵抗我退寇師以自守此卽勢攜力弱擊之必捷孝
恭不從靖遣撫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

掠人皆負重請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乘勝進軍入其郭郭
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楫散于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邑已陷
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攜貳由是懼而出降唐歷孝恭請乘
勝進兵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船艦散于江中諸將曰棄之無乃
資敵請曰不然云云如舊書所載孝恭語旣而銑救兵見之謂賊
已陷莫敢輕進銑由是憚而出降按十道志荆門在峽州宜都縣
界夷陵峽州縣名清江在峽州巴山縣界百里洲在荊州枝江縣
界江自此洲派別去江陵已近故銑悉兵死戰太宗實錄近爲得
實今從之其餘則參取四書之語孝恭以李靖爲謀主蓋靖其策而孝恭爲諸將言之今從唐歷

守城者皆哭銑
帥羣臣縋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
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
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跣踵延頸
以望眞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
若縱兵俘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
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旣深請籍沒其家以

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爲荊州總管李靖爲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先是銑遣黃門侍郎江陵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是年分端州之端溪置南

康州仍置都督府督端康封新宋說等州時改總管府爲都督府貞觀初始分上中下州

戊申徐圓朗昌州

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

圓朗蓋以鄆州之須昌置昌州

庚戌詔陝東道大行

臺尙書省自令僕至郎中主事

六典曰漢官云光祿勳有南北臺主事三署主事於諸郎之中察茂

才高第者為之秩四百石次補尚書郎出宰百里謝承後漢書胡伯蕃范滂公沙穆並以俊才舉孝廉除郎中光祿勳主事後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各量事置主事令史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其主事雖曹閣尉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人雜用才術之士至唐並用流外入流者補之

品秩皆與京師同而員數差少山東行臺及總管府諸州並隸焉其益州襄州山東淮南河北等道令僕以下各降京師一等員數

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內府護軍惟秦齊二府有之他國不得置也親王親事府及帳內府

各置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閏月乙卯上幸稷州武德三年以京兆之武功好時

盤屋置稷州又廢郿州以郿鳳泉二縣屬焉己未幸武功舊置壬戌獵于好時武德二年分醴

泉道好時縣屬雍州因漢舊名也乙丑獵于九嶷九嶷山在雍州醴泉縣丁卯獵于仲山戊

辰獵于清水谷隋志京兆左君縣有清水遂幸三原三原本屬漢池陽縣界後周置建忠郡隋置三原縣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武德四年

唐屬雍州辛未幸周氏陂壬申還長安十一月甲申上祀園丘杜

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自宣州廣德縣東南

過獨松嶺至湖州嶺路險狹雄誕遣其將陳當世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

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抗州雄

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

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雖遣使文降猶據黔歛

稱王如故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唐歙州隋之新安郡也新安洞口即

歙州隘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

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

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

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陳唐

威靈也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

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王

辰林州總管劉旻擊劉合成大破之

舊志慶州華池縣隋置武德四年置林州總管府

合

成謹以身免部落皆降李靖度嶺遣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

下蕭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

桂州隋志之始安郡

趙郡王孝恭即

以襲志爲桂州總管明年入朝以李靖爲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

州總管靖以嶺海陋遠不知朝廷政教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變

其風乃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悅

服凡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王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

李元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爲大將元通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

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北面臣賊乎

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元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劒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元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卽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以城應徐圓朗 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李藝遣老弱詣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喜於是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將謝棲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舊志北燕州懷戎縣後漢上谷之潘縣也北齊改爲懷戎爲水經其中州所治也貞觀八年改北燕州爲懷州 棲襲擊破之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

寇恁定幽易咸被其患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

梭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

以戰國時趙魏大界言之

故竇建德將卒

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

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

城走保洛州

新志武德二年以黎陽縣置黎州宗城本廣宗縣隋仁壽初改爲宗城縣避煬帝名也屬清河郡時置宗

州考異曰貞錄世勣與黑闥戰於宋州我師敗績革命記李勣爲大總管張士貴爲副領兵二萬人入宋州勣以五百騎自探開黑

闥到南宮馳至宋州不入城而西過至柘州驛馬於南門外喚陳

君賓党仁宏秦武通等棄城西拔永年縣令程名振見武通狼狽

走出馳馬向縣取家口入城城人恐相劫掠卽閉城門自守名振

乃于城北門上以繩懸下將母妻男女步走西去不踰四五里母

妻等被劫散失名振脫身而免黑闥攻宋城破之士貴以輕騎突

圍而走投相州數日黑闥大軍至柘州按舊地理志武德四年置

宗州於宗城縣宋字皆當作宗世勣名將必不至如革

命記所云但力不能拒而棄城耳今從舊書黑闥傳

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洛州土豪

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
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
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
可汗遣侯斤宋邪那帥胡騎從之右武衛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
陳君賓永年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
齊王元吉討黑闥 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卽漢之昆明也在蠻蠻
西以西洱河爲境西洱河卽葉榆河也 檣州治中吉宏緯通南甯檣州漢越嶲郡地後周置嚴州開皇
六年改西甯州十八年改檣州南甯古南中味 至其國說之遂來
升麻諸縣之地武德四年置南甯州。檣音水
降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
陷華州隋開皇十六年以魏州之華縣置華州大業初廢是年復以魏州之華臨黃武陽博州之武水置華州考異曰實錄
作華州新書作業州按地理志無業州必華州也十 壬申徙宋
道志開皇十六年於華縣置華州舊志武德五年置

王元嘉爲徐王 張志寬者蒲州安邑人也隋末喪父哀毀骨立
爲州里所稱王君廓爲盜時無所不殘暴聞其名獨不敢犯其閭
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求歸縣令問其
狀志寬對曰平日母有所苦志寬所苦亦如之今者志寬忽患心
痛知母必有是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果病
心痛令異之慰諭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手植松柏
千餘上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表其門閭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

起五年盡七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

王武德五年

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林士宏亡并梁師都凡二隋國

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

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洛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

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

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丙戌

同安賊帥殷恭邃以舒州來降

舒州隋之同安郡宋白曰舒州漢皖縣屬廬江郡晉置晉熙郡梁置

南豫州復爲晉州北齊改江州隋初改熙州大業改同安郡唐改舒州以其地古舒子之國也

丁亥濟州別駕

劉伯通執刺史實務本以州附徐圓朗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

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滄州鹽山縣本漢高成縣地去年置東鹽州以清池縣隸之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

按宋白續通典隋開皇四年移獲嘉縣於修武故城

劉黑闥棄相州退

保洛州

宋白曰洛州城春秋晉曲梁之地

丙申世民復取相州

考異曰實錄云薛州人殺刺史獨孤

徽以城應黑闥按地理志無祿州蓋字誤新書作相州尤誤也按

劉黑闥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秦王兵至乃棄相州故秦王復取

之新書帝紀拔相州殺房晃在正月乙酉相州人殺獨孤徽叛附

黑闥在丙申其誤明矣祿州既莫考其金然黑闥之拔相州與秦

王之復相州本末甚明與祿州全不相干進軍肥鄉

肥鄉縣漢魏郡邯鄲縣地

而新書所書殺房晃拔相州月日亦誤

曹魏置肥鄉縣屬廣平郡武德初屬紫州去年廢紫州以肥鄉屬磁州九域志肥鄉在洛州東南三十五里

列營洛水

之上以逼之

水經洛水東逕曲梁城曲梁卽永年洛州所治也

蕭銑旣敗散兵多歸林

士宏軍勢復振

林士宏爲張善安所敗兵勢自此衰見一百八十四卷隋義甯元年

己酉嶺南俚

帥楊世略以循潮二州來降

循州龍川郡秦漢龍川博羅縣地南朝州郡隋置州潮州義安郡漢南海

郡揭陽縣地梁置東楊州尋改瀛州隋平陳改潮州

唐使者王義童下泉陸建三州

陸州遂安郡漢

富春歙縣地劉昫曰武德四年以建安郡之建安縣置建州蓋隋

置泉州建安郡治閩縣景雲元年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改為福

州聖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龍溪莆田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

更武榮州為泉州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景雲

二年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黑闥黑

泉州也

閩以漢

閩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

隋以漢

為龍岡縣又分龍岡置沙河縣時屬邢州宋白曰沙河即潞水也

水經云潞水出趙郡襄國縣西山東過沙河縣沙河在縣南五里

范成大曰臨洛鎮東去洛州三十五里過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

洛河三十里至沙河縣二十五里至邢州

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巾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

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王子戰

於徐河

鼓城縣舊曰曲陽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晉陽縣十

八年改為鼓城按水經註下曲陽縣有鼓聚此因春秋鼓

子之國以名縣也唐屬鄆州水經徐水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逕五回縣又逕北平縣界東南出山又東逕清苑城北又東至高陽入河范成大曰十善君立大敗所失亡六千人洛水人李徐河在清苑北十里

去或

隋志洛水縣舊曰斥漳後齊省入平恩開皇六年分據城來置曲周大業初廢曲周入洛水唐末省洛水入曲周

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

黑闥引兵還攻洛水癸亥行至列人

列人縣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魏郡晉復屬廣平後魏復屬

魏郡隋廢九域志洛州有列人城在漢斥邱縣東北武安縣西南杜佑曰漢列人縣故城在肥鄉縣東北秦王世民使

秦叔寶邀擊破之

考異曰實錄癸亥秦王擊劉黑闥於列人大破之革命記十一月太宗度河入相州劉黑闥從

洛州勒兵拒王師置營于鄴縣東三十里每日兩軍皆挑戰而大兵皆不出經十餘日洛水縣人李去惑李潘買李開術等為車騎驛騎領兵在劉黑闥營去惑等背賊營來入洛州城誣人云劉黑闥已敗先走得歸乃與得宗室子弟二百餘人守城遣使間道以告太宗太宗遣彭國公王君廓領馬軍一千五百騎又洛州經十許日照闥引兵攻洛州行至故列人城西秦叔寶等以五千騎擊之叔寶等為黑闥所敗又以伏兵從河下起橫擊黑闥敗之會日暮收軍其夜三更賊兵總至洛州城東營即于城兩門斷壕豎柵

防君廓之走洛州城四面有水濶五十步已上深皆三四尺黑闊
於東北角兩處填柴運土作甬道以撞車攻城太宗三度將兵擊
之賊置陣拒官軍攻城愈急按高祖太宗實錄皆以去年十二月
命太宗討黑闥今年正月始至河北無十一月度河之事太宗實
錄亦無列人戰事蓋叔寶破賊秦王奏之耳又按洛水 豫章賊
洛州屬縣去城君廓所據者洛水縣城水字誤作州耳

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

隋平陳 戊辰金鄉人陽孝誠叛徐圓朗以城來降

高平郡隋屬曹州武德四年置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邳州辛未

金州是年廢州以縣屬戴州 井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

隋開皇十六年分趙州廣阿縣置樂州大業初州廢并爲趙
作井州按井州未嘗失城蓋是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廉趙

時于井縣置井州字之誤也 四州 隋開皇十六年分趙州廣阿縣置樂州

阿寶建德劉黑闥相繼跨有山東蓋自置樂州是年黑闥破走之
後始并趙州爲樂州也武德元年分恆州棄城縣置廉州考異曰

實錄作定率廉隋四州按河 獲黑闥尙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
北無率隋二州今從唐統紀

民會洛州 劉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

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

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

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鄭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

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

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

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

時年二十考異曰高祖實錄王君廓知不可守潰圍而出秦王謂

諸將曰誰能代者士信曰願以死守因遣之按君廓若

已潰圍而出則黑闥圍守益固士信何以復得入城革命記曰太

宗知賊勢盛恐王君廓不能固以問諸將士信以爲無慮太宗使

士信入守之太宗登段王墓以旗招王君廓從南門突圍不得即

向北門并兵攻捉門人少退得出士信亦以左右二百人入城經

八日晝夜被攻木石俱盡士信被左右執之以降賊五年正月城

陷李去惑以數十人突圍出歸太宗去惑後授秦州都督李潘買

拜檀州刺史李開弼城陷而沒贈上柱國以公禮葬今從之高祖
實錄士信死時年二十八舊傳云年二十按士信始從張須陁擊
王薄等時年十四若死時年二十八則在大業四年於時王
薄未爲盜年二十則在大業十二年是歲須陁死今從之 戊

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拔之獲其將周文舉 庚辰

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延州漢上郡膚施之地元魏之末置
東夏州西魏改曰延州隋曰延安郡擊

梁師都石堡城師都自將救之德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六騎

遁去上益其兵使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師都以數百人保西

城會突厥救至詔德操引還 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三月世民

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劉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

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

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

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爲王

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初宋州總管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薄

攻須昌徵軍糧於譚州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及須昌

降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使者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薄

還過譚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 武德二年李義滿以齊州之章邱縣來降

於平陵置譚州并置平陵縣蓋因春秋譚子之國以名州也 彥師亦坐死 上遣使賂突厥頡

利可汗且許結婚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璿長孫順德等還庚

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

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令眾攻之月餘乃退

考異曰舊世讓傳云時鴈廬鄭元璿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璿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乃為夷狄作說客邪經月餘璿乃退及

元璿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按高祖稱元璿蘇武弗之過安可為可汗遊說脫或果爾則元璿惟恐帝知之安可稱

世讓忠貞說之不下郭據實 錄世讓傳無此事今不取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耶和爲交州

總管 以交趾郡爲交州宋白曰交州周爲越裳重譯之地漢交趾日南二郡界按交趾之稱今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

足而立其趾相交故曰交趾吳黃武中以交趾縣置分爲二州割合補以北海東四郡立廣州交趾以南立交州 和遣司

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 義師之向長安耶師利以兵來

附 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

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

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

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

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

勝蹂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

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知

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高開道寇

易州殺刺史慕容孝幹 夏四月己未隋鴻臚卿甯長真以甯越

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交愛之道始通以長真為欽州總管

甯越郡欽

州漢合浦縣地宋為宋州宋廣郡鬱林郡鬱州漢古郡隋置州愛

州九真郡漢古郡梁置州劉昉曰交州至京師七十五百二十三

里愛州至京師

入千八百里

以襄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為荊州總管 徐圓

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閒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

徹者其才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軍若

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

禮迎世徹於浚儀

浚儀縣漢晉後魏屬陳留郡周隋唐為汴州治所

或說圓朗曰將軍為

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

收遠引前古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

考異曰革命記云盛彥師以世微有虛名于徐克恐

二人相得爲患益深因說圓則使不納按實錄彥師奔王薄與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今稱或說以闕疑圓朗復以爲然世微至已有眾數千人頓於城外

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微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

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爲司馬使徇燕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

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

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

長樂

長樂坂在長安城東

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

趨濟陰

曹州治濟陰縣

丁卯廢山東行臺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

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

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晟失期不

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

新城當在朔州南杜佑曰魏都平城於馬邑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及

遠洛後于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魏初雲中郡在今郡北三百餘

里定襄故城北北齊置朔州在故郡西南新城一名平城後移于

馬邑即今郡城也馬邑郡治善陽縣亦

漢定襄縣地新城即漢之新平城也 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

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

夜遁突厥邀之眾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滅死徙邊 丙子行

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宋白曰陳州楚襄王自郢徙此謂之西楚漢為

淮陽國之地後魏立陳郡天平二年置北

陳州日南郡德州貞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

進隋合浦太守甯宣日南太守李賁竝來降

合浦郡越州貞觀改廉州日南郡德州貞

觀改驩州

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幹斬賀拔行威以降

瓜州晉昌郡是年分

瓜州之常朱縣置瓜州舊瓜州為西沙州

瓜州平 突厥寇忻州

賀拔行威反事始見一百八十八卷三年

忻州新其郡義甯元年以樓煩郡秀容縣置

此秀容漢汾陽縣地非後魏之北秀容也 李高遷擊破之 六

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 癸丑吐谷

渾寇洮岷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

後周武帝遂吐谷渾置岷州于疊川旭州

于洮源岷州于唐洮義南元年改臨洮于益樂後周書曰於河州無鳴防置旭州于宕州渠株川置岷州

乙卯遣淮

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秋七月甲

申爲秦王世民營宏義宮使居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

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世民以淮濟之閒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

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丁亥杜伏威入朝廷升

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畱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

寵異之以闕稜爲左領軍將軍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旣來江

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

雍州藍田有藍田關

爲吏所獲俱伏誅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

在鮮虞

鮮虞縣舊曰盧奴開皇初更名以其地春秋鮮虞子之國也定州治所

復聚兵應之甲午以

淮陽王道元爲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丙申遷州入鄧士政

執刺史李敬昂以反

西魏以房陵置遷州大業初改曰房州武德初復曰遷州房陵郡

劉武周

在突厥謀亡歸馬邑事泄殺之於白道突厥以苑君璋爲大行臺

統其餘眾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丁酉隋漢陽太守馮盎承李

靖檄帥所部來降以其地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

高州高涼郡羅州石

城郡春州陽春郡白州南昌郡崖州珠崖郡林州桂林郡振州臨振郡羅州今化州白州今鬱林州之博白縣崖儋振皆在海外振

州今吉陽軍地林州後改繡州投荒錄高州高涼郡土厚而山環遶高而稍汙故名羅州宋將臨道濟于陵羅江口築城因置羅州

今廢陵羅縣在化州北一百二十里宋白曰州在陵羅二水之間春州治陽春縣故名白州以博白江名崖州以珠崖名儋州以儋

耳名林州以綏懷林邑名振州以漢臨振古縣而名以盎爲高州總管封耿國公先是或說

盎曰唐始安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

稱南越主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爲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
常懼不克負荷爲先人羞敢效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來降於是嶺
南悉平 八月辛亥以洛荆交并幽五州爲大總管府 改葬隋

煬帝於揚州雷塘

雷塘漢所謂雷陂也在今揚州城北平岡上考

煬帝及子孫此又云葬煬帝蓋三年李
子通猶據江都雖有是詔不果葬也

甲戌吐谷渾寇洛州敗總

管李長卿詔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潤州刺史且洛生救之

且姓

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

子和將兵拒之子和本姓郭

郭子和武德三年以檢林郡降檢林
之地本屬雲州隋割置勝州檢林郡

子和以檢林降因以討劉黑闥有功賜姓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
命之爲雲州總管

鴈門己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鹵州道秦王世

民出秦州道以禦之

存疑秦州胡註云當作秦州考新舊突厥傳
俱作蒲州新紀原作秦州未知孰是姑存之

以俟李子_{再考}和趨雲中掩擊可汗

漢雲中古城在榆林郡東北四十里段德操趨夏州

邀其歸路突厥遣使請和親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

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

德彛曰突厥恃犬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

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

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

蕭頴破突厥

汾州西河郡武德三年更名汾州

斬首五千餘級

吐谷渾寇洮州

遣武州刺史賀允舉之

武都郡西魏置武州唐後改曰階州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

寅陷大震關

大震關在隴州汧源縣當崑崙山之路程大昌曰漢武帝至此遇雷大震因以為名按寇廉州者并州之寇

陷大震關者原州之寇也

上遣鄭元璠詣頴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

至晉州數百里閒填溢山谷元璠見頴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頴

利頗慙元璿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璿自義甯以來五使

突厥幾死者數焉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

西魏置北秦州于上郡廢帝三年改曰交州

年改曰交州

宏州總管宇文歆

慶州宏化縣隋皇十八年置宏州大業初州廢蓋唐復置也

靈州總

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

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擊突

厥於恆山之南

雙姓也

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

之甘州張掖郡

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

叛附黑闥

此鹽州即東鹽州

高開道寇靈州

武德五年以靈州之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靈州因漢

龜吾亭以名州也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

元吉爲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

第十善戰於鄆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

闥於晏城破之

隋開皇十六年分冀州之鹿城置晏城縣大業初廢入鹿城蓋其縣名猶在

觀州刺史

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契丹寇北平

甲子以秦王世民領左右

十二衛大將軍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左右候衛爲十二衛

乙丑行軍

總管淮陽壯王道元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

元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元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

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雖

名爲將而軍事正進皆委老夫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

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

道元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
歸道元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
元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世
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
未嘗爲矢刃所傷 林士宏遣其弟鄱陽王藥師攻循州刺史楊
略與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宏懼己已請降尋復走保
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應之是年以洪州建昌縣置南昌州吉州
安復本吳所置安成縣也唐後改爲
安福袁州
宜春郡洪州總管若于則遣兵擊破之會士宏死其眾遂散隋大
業十三年林士宏
起爲盜至是死散淮南王道元之敗也山東震駭洛州總管廕
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
亥進據洛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爲黑闥所迫棄城走

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爲遊說元吉又多隱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爲用其記室榮九思爲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而元吉不悟也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尹德妃生鄭王元亨其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翟嬪生鄭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陽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陽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凡十七人且者將及未及之辭其母競交

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山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

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是

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恣爲非法有司

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

關本太極宮圖月華門內有承乾殿無承乾殿按新書承乾殿在西宮又按王溥會

要承乾殿在宮中蓋皆指太極宮

元吉居武德殿後院

武德殿在東宮西按關本太極宮圖武德殿在度化

門東入門過內倉庫立政殿萬春殿即東上閣門

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

上臺謂帝

居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

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

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

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

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親屬求官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

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爲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爲御妻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投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

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嬪妃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辨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寶皇后諡太穆帝未

卽位不得見上有天下或獻歎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
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
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子遺
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
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考
曰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
故時人稱爲任俠高祖起義於太原建成時在河東本旣無寵又
以今上首建大計高祖不之恩也而今上白高祖遣使召之盤遊
不卽往今上急難情切遽以手書諭之建成乃與元吉開行赴太
原隋人購求之幾爲所獲及義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獲免因
授以兵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爲恥
書流涕諫之建成慙而成憾又曰太宗每總戎律唯以撫接賢才
爲務至於參請妃嬪素所不行太宗實錄曰懿太子始則流宕河
曲遂遊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於後雖統左軍非眾所附旣升
儲兩坐滿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妬害之心日以滋
甚又巢刺王性本兇復志誠庸下行同禽獸兼以衆鎮失守罪戾
尤多反害太宗之能於是潛苞毀譖同惡相濟庸受日閹雖大名

徽號禮冠羣后而情疎意隔寵異疑時按建成元吉雖爲太子中
頑愚既爲太宗所誅史臣不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

允王珪洗馬魏徵

太子左春坊左庶子爲之長掌侍從贊相敷正
收癸中允爲之貳洗馬漢官掌前馬唐爲司經

局長官掌四庫圖籍繕寫刊緝之事唐六典曰後漢太子官
屬有中允在中庶子下洗馬上其後無聞唐始置太子中允說太

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

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

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

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頰之兄子也

王勃僧辯之子死甲
于隋漢王蘇反時

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

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乙酉封宗室

陽公道宗宗等十八人爲郡王道宗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

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閒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相結遣

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

五原縣屬鹽州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爲突厥所居杜佑曰鹽州西魏五原郡地漢

五原縣城在今榆林郡界

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斥開拓也

上以道宗武幹如魏

任城王彰

魏任城王彰曹操之子擊烏丸有功

乃立爲任城郡王

丙申上幸宜州

義甯二年以京兆之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武德元年日宜州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

善於魏州破之 癸卯上校獵於富平

富平縣屬雍州漢富平縣治唐靈州迴樂縣界後漢

移甯州彭原縣界晉移懷德城魏移于懷德城東北今耀州東南富平縣卽其地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

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畱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

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元城縣治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魏州治貴鄉縣

十

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爲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丙辰

上校獵於華池

京兆三原縣武德四年改池陽六年改華池

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

刺史王公政

恆州漢常山郡唐置恆州因恆山爲名

庚申車駕至長安

癸亥幽

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畱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

莘州刺史孟柱

魏州莘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莘州大業二年廢唐復置

降將卒六千人是時

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畱安待吏民

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疏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

爾曹皆爲國禦賊固立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

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其竭死力報之必不可

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畱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

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

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

劉昫曰晉置昌樂縣屬陽平郡今縣西古城是也隋廢縣入樂水武德元

年復置仍築今治所

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遁魏徵言於太子曰前

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

言亡命者先書其名處以死罪也

妻子係虜故齊王

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

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其渠帥

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渠

橋未成不得度

館陶縣屬魏州在州北隋煬帝鑿永濟渠所經也宋白曰館陶春秋時晉冠氏邑陶邱在縣西北七里趙氏置館于其側因為縣名

王中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

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眾遂大潰

考異曰高祖實錄壬申太子與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

傳六年二月太子破黑闥於館陶革命記闥遁至館陶二十五日

官軍至闥敗走按館陶即毛州也長歷十二月壬申二十五日甲

戌二十七日蓋實錄據奏到之日也舊傳尤疎今從革命記太宗

實錄云黑闥重反高祖謂太宗曰前破黑闥欲令盡殺其黨使空

山東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隱太子征闥平之將遣唐儉往使男

子年十五以上悉坑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

曰臣聞唯德動天唯恩容眾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棉之鄉而天

府委輸待以成績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流離窮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弔伐之道其事遂寢新書隱太子傳云黑闥敗于洛水太子建成問于洗馬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由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煽結民未可安旣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瑒棄洛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眾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眾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藏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旣已釋矣眾乃散或傳其渠長降遂擒黑闥按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專欲歸美太宗其于高祖亦太誣矣今采革命記及新書捨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收百騎亡去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建武德六年

是歲劉黑闥亡

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

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黑闥黑闥爲官軍所

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

饒陽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建興傳陵郡南屬河間郡唐屬深州黑

開分置

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

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

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洺州

考異曰革命記劉黑闥走至深

州崔元孫爲僞深州總管黑闥欲至城中陳列三千餘兵擬納黑

者先任鄉長來就軍中語三五少年曰可捉黑闥以取富貴今若

不捉在後終是擾亂山東廢我等作生活諸少年咸云非諸葛車

騎不可善護知德威非得酒食不同出師乃于家宰一肥猪出酒

一石延德威而語之德威許諾黑闥至元孫乃請之入城而不許

唯就市中遣鋪設而坐食元孫請以城中兵呈閱言並精銳必堪

拒守黑闥食而許之元孫乃召兵以呈之德威以前領健卒出即

就市擒黑闥送于洺州斬於城西臨刑

乃歎云云今從實錄亦兼采革命記

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

鉏菜爲高雅賢輩所悞至此

王午嶺州人王摩遂舉兵反自稱

元帥改元進通遣驃騎將軍衛彥討之

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爲

元帥改元進通遣驃騎將軍衛彥討之

太保

二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湯

驪山在雍州新豐有湯泉天寶起華清宮于此

甲寅還

宮平陽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四十人

班列也持劍成列夾道而行也

武賁甲卒

武賁虎賁也唐諱虎字改爲武賁

太常奏禮婦人無鼓

吹上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

婦人比乎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其地

悉平

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貢初隋人破林邑

見一百八十卷隋大業九年

分

其地爲三郡

三郡比景海陰林邑也

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請入朝庚午以藝爲左翊衛大將軍廢參旗等

十二軍

十二軍詳見一百八十八卷二年

三月癸未高開道掠文安魯城

文安縣前

漢屬勃海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屬章武郡隋驃騎將軍平善政邀唐屬瀛州魯城縣開皇十六年置亦屬瀛州

擊破之庚子梁師都將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乙巳

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夏四月吐

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西魏吐谷渾置同昌郡及封德等縣後周以縣立芳州隋大

業初廢武德元年以同昌之常芬縣置芳州省封德松州交川郡治嘉城縣生羌之地後魏時白水羌舒彭遣使朝貢始置甘松縣魏亂而絕後周復招慰之於此置龍洞防天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縣為嘉誠縣屬同昌郡武信初置松州取甘松嶺為名

張善安陷孫州

舊唐志武德五年分洪州置南昌州總管房管南昌西吳靖米孫五州南昌州並建昌龍安永

修三縣八年廢南昌州及孫州以南昌州新吳永修龍安入建昌縣以孫州之建昌入豫章縣而以豫章屬洪州新志武德五年以洪州南昌縣置南昌州執總管王戎而去乙丑鄜州道行軍總管

段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還丙寅吐谷渾寇洮岷

二州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恭南越州刺史甯道明高州首領馮

暄俱反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史甯純引兵救之

武德四年以合浦郡

之南昌合浦地置南州六年改白州合浦郡舊置越州隋改合州武德四年復曰越州加南字以別會稽之越州也舊志桂州總管

府所管有姜州武德五年以合州之封山縣置姜州貞觀十年廢入越州雷州海康郡本合州徐聞郡武德四年置貞觀更州郡名

龍孝恭新書

作龐孝恭

壬申立皇子元軌爲蜀王鳳爲幽王元慶爲漢王

考異曰實錄以皇子元眞爲邵王鶴爲幽王新本紀封元瑋爲蜀王按高祖子無名元眞鶴元瑋及封郡王者今從舊傳及唐歷

癸酉以裴寂爲左僕射蕭瑀爲右僕射楊恭仁爲吏部尙書兼

中書令封德彝爲中書令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

岐州扶

風郡 庚寅吐谷渾及党項寇河州刺史盧士良擊破之 丙

申梁師都將辛獫兒引突厥寇林州

舊志慶州華池縣武德四年置林州總管府

戊

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林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

開道引奚騎寇幽州長史王誡擊破之劉黑闥之叛也突地稽引

兵助唐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

昌平城在軍都縣南

高開道引突厥寇

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大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

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

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

中頓者謂中道有城有糧

可以頓食也置食之所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

日頓唐人多言置頓

賞之數出奇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

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

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

苑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眾心所欲夜襲君

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三百人而

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武德分綏州延福縣地謂北吉州羅州匡州

丁卯

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爲朔州

總管封榮國公 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

隋以敦煌郡置瓜州武德

五年改沙州分沙州之長樂縣爲瓜州晉昌郡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

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總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爲護等所敗

癸酉柴紹至岷州與吐谷渾戰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

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

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

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

谷破之 張護李通殺賀若懷廣立沙州別駕竇伏明爲主進逼

瓜州長史趙孝倫擊卻之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

三縣而去

九域志定州唐縣有赤岸鎮三縣皆屬恆州時以靈壽屬并州

丁丑岡州刺史馮士

翹據新會反

隋以新會郡置岡州以地有金岡故名大業初廣州廢武德四年復以廣州新會義甯二縣置岡州

刺史劉感討降之使復其位 辛巳高開道所部宏陽統漢二鎮

來降

癸未突厥寇原州

原州漢高平縣地後魏立原州取高平日原以名州

乙酉寇朔州

李高遷爲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

兵屯北邊

備原州之寇

秦王世民屯并州

備朔州之寇

以備突厥八月丙辰

突厥寇真州

舊志武德二年置綏州總管府管雲銀真等十一州真州蓋置于銀州真鄉縣也

又寇馬邑

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考異曰舊傳云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按法興武德

三年已爲李子通所滅舊傳誤也

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

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陵

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

其故人左遊仙陽爲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畱公祏守丹

陽

此南朝之舊丹陽郡

令雄誕典兵爲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

職勿令公祏爲變伏威旣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

祐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
不視事公祐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誡以反計雄誕始悟而
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
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爲逆不過延百
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祐知其
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
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爲之流涕公祐又詐稱伏
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脩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陽
國號宋脩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尙書東
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爲西南道大行臺
己未突厥寇原州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

師趣江州

江州南朝之尋陽郡隋改爲九江郡考異曰齊錄八月乙丑已云遣孝恭率兵趣江州至九月戊子又云蒞因

徐紹宗等侵邊而言之也

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眾趣宣州宣州宣城郡

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毫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

自泗水入淮也以討

輔公祐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

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丙寅吐谷渾內附

辛未突厥寇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高開道以突侵幽州州兵擊卻之

九月丙子太子班師戊

子輔公祐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

壽陽壽州治所

邛州

獠反

邛州臨邛縣武德元年析雅州置

遣沛公鄭元璣討之

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爲江州道行軍元帥

乙未竇伏明以沙

州降

高昌王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

渝州

巴郡漢江州縣地 刺史薛敬仁棄城走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

幽州 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

邑 宋白曰朔州春秋北狄之地曹魏立爲馬邑縣西晉末其地爲
猗盧所據都代郡此後魏爲畿內之地亦曾爲懷朔鎮孝文遷
洛之後于定襄故城置朔州高齊又于新平郡置朔州天保八年乃移于馬邑城 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

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
二千人斬開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滿政出兵
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
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
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爲攻具召開道
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
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

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

以滿政子元積爲上柱國襲爵旣而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

上以將軍秦武通爲朔州總管突厥惡宏農公劉世讓爲己患

遣其臣曹般般音隨

援

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爲亂上信之冬十

月丙午殺世讓籍其家久之突厥有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

原其妻子

移置通鑑原文書殺世讓於前後又書命世讓救高滿政此雖追敘然讀者不能無疑故移道命世讓于前殺

世讓

於後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兵還上幸華陰

張大智浸涪州

涪州涪陵郡武德元年以渝州之涪陵鎮置

刺史田世康等討之大智

以眾降突厥數爲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

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

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

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

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黃州總管周法

明將兵擊輔公祐黃州漢縣地蕭齊置齊安郡隋置黃州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

屯荊口鎮蓋當荊江之口置鎮其地在漢陽界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遭刺客

數人詐乘魚牒而至蝶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法明而去甲申

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祐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

武德三年以宣州之涇縣置南徐州尋改曰猷州丁亥上校獵於華陰己丑迎勞秦王

世民於忠武頓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癸卯安撫使李大

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雖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

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

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渡水入其

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聞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眾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畱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畱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甲寅車駕至長安

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卻之 庚申白蘭白狗羌竝遣使入貢

新書白蘭羌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與多獮接勝兵萬人勇戰鬪善作兵器白狗羌與東會州接勝兵纔千人

甲武德七年

是歲高開道輔公祏皆敗死唯衆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

高祖武德六年七年

州置大中正一人州置大中正周齊又因魏晉之制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

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

於樅陽破之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梁置樅陽郡隋廢郡改爲同安縣屬廬州○樅音宗又音聰沖二音 庚寅

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唐初以齊州之鄒平長山置鄒州 丙申以白

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維州維川郡以白狗羌降戶姜維故城置其地乃漢蜀郡徼外再驪之地蜀將姜維

馬忠討汶山羌於此故置在焉恭州即西恭州後改曰峽州又戎

州都督府所領屬縻州有曲州本隋之恭州隋亂廢武德元年開

南中復置八年改曲州故朱提郡地非此也劉昫曰維州即古西

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

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是也其城

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距成都四百里許杜佑曰維州在當州

北二百六十里

○朱提音殊時 二月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

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鎮

拔之新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

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歷遣使冊

建武爲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扶餘璋爲帶方郡王新羅王

金真平爲樂浪郡王

始州獠反

始州雅安郡後改句州

遣行臺僕射竇軌

討之 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

皆置學

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祐之黨於猷州拔其

枚洞等四鎮

丁巳上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戊午改大總管爲大都督府

己未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

降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眾遂無

降意其將卒皆山東人思鄉里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士數百謂

之假子常直閣內使金樹領之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

與金樹密謀取開道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閣內與假子遊戲向夕

潛斷其弓弦藏刀槊於牀下迨暝抱之趨出金樹帥其黨大譟攻

開道閤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槩已失爭出降君立亦舉火於外與相應內外惶擾開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妻妾奏樂酣飲眾憚其勇不敢逼天且明開道縊妻妾及諸子乃自殺金樹陳兵悉收假子斬之并殺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置媯州壬戌以金樹為北燕州都督媯州媯川郡治懷戎縣北齊置北燕州本治懷戎唐既以懷戎之地置媯州又以北燕州都督之名寵金樹也開道嘗為流矢所中鏃深入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及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

誤音

開道奏妓進膳不輟

戊辰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晉城州

洋州

洋川郡治西鄉縣西鄉漢成固縣蜀立西鄉縣後魏于此置洋州以水為名集州存陽郡武德元年析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隆州巴西郡漢中地對响曰西地置隆州於閬中隋為巴西郡唐復為隆州宋白曰取其連岡地勢高隆為名後魏與

考云北州古有隆城縣因置隆州晉城縣亦屬中地
梁道木蘭郡西連發都改西充國曰晉城○洋音詳

是月太

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給其眾及公
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
及太宗卽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

司空爲三公次尙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

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

唐制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

次將作監

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

十二衛及

左右監門衛爲十四衛

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

兩坊門下坊典

書坊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僕寺十率府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

王公置府佐國

官公主置邑司竝爲京職事官

王府有傅諮議參軍友文學東西閭祭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史記

室錄事參軍錄事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參軍事行參軍典籤王國有國令大農尉丞錄事典衛舍人學官長食官長廐牧

長典府長公主邑司有令丞主簿調者舍人家吏掌主家財出入田園徵封之事 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

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特進正

二品光祿大夫從二品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正議大夫正四品太中大夫從四品上中大夫從四品下中散大夫從五品上朝議大夫正五品下朝請大夫從五品上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議郎正六品上承議郎正六品下奉議郎從六品上通直郎從六品下朝議郎正七品上宣德郎正七品下朝散郎從七品上宣義郎從七品下給事郎正八品上徵事郎正八品下承奉郎從八品上承務郎從八品下儒林郎正九品上登仕郎正九品下文林郎從九品上將仕郎從九品下 驃騎大

將軍至部戎副尉三十一階爲武散官 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輔國大將軍正二品鎮軍大將

軍從二品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正三品上懷化將軍正三品下雲麾將軍歸德大將軍從三品上歸德將軍從三品下忠武將軍正四品上壯武將軍懷化中郎將正四品下宣威將軍從四品上明威將軍歸德中郎將從四品下定遠將軍正五品上甯遠將軍懷化郎將正五品下遊騎將軍從五品上遊擊將軍歸德郎將從五品下昭武校尉正六品上昭武副尉懷化司階正六品下振威校尉從六品上振威副尉歸德司階從六品下致果校尉正七品止致果副尉懷化中候正七品下翊麾校尉從七品上翊麾副

尉歸德中侯從七品下宣節校尉正八品上宣節副尉懷化司戈
正八品下聖海校尉從八品上聖海副尉歸德司戈從八品下仁
勇校尉正九品上仁勇副尉懷化執戟長上正九品下陪
戎校尉從九品上陪戎副尉歸德執戟長上從九品下上柱國

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勳級十有二轉為上柱國視正二品十有一轉為柱國視從二品十轉為上護

軍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視正四
品七轉為輕車都尉視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視正五品五轉
為騎都尉視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視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
視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視從七品

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

蕪湖時在宣
州當塗縣界

梁山在和州歷陽
縣南七十里臨江辛卯安撫使任瓊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龜降
揚子城在揚州江都縣界揚州
治江都古廣陵城也能姓也丁酉突厥寇原州 戊戌趙郡

王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

屯博望山

天門山在宣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峨眉山夾江
對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考吳曰舊趙郡王孝恭傳作

陳當時舊李靖傳云屯
當塗今皆從高祖實錄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

水經

注湖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禹貢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
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又今當塗縣東南有青山
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
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
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
乏食夜遣兵譟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
慧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
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祐精兵
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皆勁勇今博望諸柵尙不能拔公
祐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
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
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

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闕校免胄謂賊眾曰汝曹不識我耶何敢來與我戰賊多校故部曲皆無關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祐至句容句容縣漢屬丹陽郡時屬蔣州在建康城東九十里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祐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改爲永康又改爲武康屬湖州在州西南一百七里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祐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尙書頃之廢行

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

胥官也

謂蕭統輔公祐皆爲靖所殺也

雖古韓白衛霍何以加之哉闕稜功多頗

自矜伐公祐實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稜

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

恭孝恭怒以謀反誅之稜狀貌魁雄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

爲拍刀每一舉輒斃數人伏威部兵皆出自羣盜類多貪暴有犯

法者稜必殺之雖親故不捨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及其死也人

無不稱其冤者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

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丁未党項寇松州 庚申通事舍人李

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

後魏分胸縣置魚泉縣後周改爲萬州隋改爲南浦屬信州武德元年分置萬州南

浦郡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遣益

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
西魏逐吐谷渾置鄧州隋開皇七年改曰扶州同昌郡武德元年
分會州之左封翼斜置翼州臨翼郡唐制上州刺史從三品中正
四品上下 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宜君縣置於古殿初城
正四品下 丁
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終